

2506

鄂通史区

江
文
史
資
料
選
輯

第十三輯（总第十四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绥江县委委员会
文史资料办公室 编

绥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三辑

(总第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绥江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办公室编

2001年12月

绥江文史资料选辑

编 辑：绥江县文史资料办公室
地 址：云南省绥江县
许 可 证：昭内刊字第59号
印 刷：绥江印刷厂

《绥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三辑

编审：徐亨仁 潘成旭 王应忠

编辑：钟升平 陈国玺 江家富 万先明

校对：王应忠 万先明

内 部 资 料

邮政编码：657700 电话号码：（0870）7622256

2001年12月

目 录

县委书记蹲点劳动·····	陈代先 (1)
108年前绥江之陆路交通·····	钟旭波 (3)
吕靖舒遭牵“肥猪”的回忆·····	朱明先 (11)
民间工艺“烟火架、烟火伞”·····	张顺麟 (13)
华峰村解放至土改时的大事记略·····	周高才 (15)
解放军二十八师在绥江的粮食供给·····	毕 秋 (23)
“黑白”集散地的绥江·····	罗宗尧 (26)
一九六九年绥江冰雹灾见闻·····	朱明先 (31)
六总队驻绥始末·····	毕 秋 (32)
忆解放初期征粮举措·····	杨进知 (36)
怀念凌育清烈士·····	周高才 (39)
为董翰青作悼文·····	邓泳丹 (42)
南岸乡第一任妇女主任危厚英一家的苦难·····	罗功林 (44)
一场兵祸——火烧大沙坝见闻·····	郑世钦 (47)
本土县长曾道铭·····	县志办 (49)
留美预备班未出国生凌发猷·····	凌发启 (50)
陶仙姑锁闻·····	郑世钦 (53)
一次惊心动魄的抗洪抢险斗争·····	张顺麟 (57)
方再光同志曲折人生·····	周高才 (61)
违反科学、瞎指挥、浮夸风见闻·····	龚尚茂 罗怀芝 (63)
石溪管理区改造落后始末·····	周高才 (66)

秦家山剿匪纪实·····	黄其昌 (69)
记1969年绥江县手工业发展情况·····	杨光金 (71)
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的绥江人·····	朱明先 (78)
击毙匪首杜克林记·····	杨进知 (83)
《青莲教之役》辩·····	朱明先 (86)
一次革命洗礼·····	熊祖熔 (89)
忆板栗坪火灾·····	张顺麟 (93)
“四总队”在绥江的活动情况·····	杨昌隆 (95)
文革中的两支文艺宣传队·····	张顺麟 (100)
大窝村剿匪记·····	黄恒章 (104)
县农机厂生产“牛头刨”床纪实·····	韩 翰 (105)
绥江川剧团戏剧古装幸存之迷·····	张顺麟 (109)
解放前夕中铜乡农民的抗捐税斗争·····	陈代先 (111)
歼灭夫人坝残匪之战·····	周高才 (114)
中村剿匪纪实·····	陈代先 (117)
凌家达其人其诗·····	朱明先 (121)
钟廷模及其禁烟诗词·····	朱明先 (127)

县委书记蹲点劳动

陈代先

绥江县县委书记马标同志，亲率工作组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事，永远刻在我心中，虽然事已37年，仍是记忆犹新。

那是1964年初冬的一天午后，一行人出现在中村街上，每人都背着行李，背包上都搭着文件袋、棉衣，裤脚卷得高高的，泥浆糊满了双脚，迈着健步走向村公所。如果他们带上枪枝的话，还真象当年的武工队。走在前面的是县委书记马标同志，后面是财政局长曹俊岚、县委办秘书邱文雄、邓俊儒等七位同志，他们是来中村搞冬耕、改台地的试点工作组。

我们伙食团的成员都是低工资，吃的是面掺饭、青白小菜，我正与工作组长辛忠志商量如何改善一下生活。马书记走来了：“小伙，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叫陈代先，信用社会计，我管伙食”。书记说：“你们忘了吗？我们下来就是要与大家、与群众同甘共苦，不能特殊，要想方设法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才对头的”。

他们住的生产队不是附近交通方便的先进生产队，而是较为偏僻落后的第14队（杨家坡），住在困难的贫农杨金光家。与杨家同吃一锅饭，共做家务活，一起参加队上劳动。天天与社员一同挖土、改台地。杨家确实面难，虽有住房三间，可四面通风，吃的都是苞谷粑，一天三顿水煮盐巴熬的青菜萝卜。

马书记给我的任务是做他们和县委办公室之间的通讯传

递。因此目睹之事多一些，36天中，只有一次见马书记在写日记，其余都参与同志们一道扫地、推磨、烧火洗菜等。一天早上我去转报全县冬耕情况，马书记耳听汇报，扫把却不离手，直到扫完堂屋、檐坎，方才坐下。有一次我到改台地的工地上，马书记见我走得气喘汗流，便问：“小伙有什么急事？”我答：“是一份请示。”盐井乡有一个地主分子及一个坏分子煽动说搞冬耕、改台地是干的倒霉事，太平区委请示是否交群众斗争。马书记一边听我汇报，一边仍在用钢钎撬石头，他指示要办公室的李宪潜同志叫公安马上派人，配合区委工作组到当地调查核实，整理材料，通报全县。

我在等邱秘书草拟指示时就地参加劳动，听老乡杨洪方说，我活到52岁没有见到过县长，中村的伪乡长邓天基出家门，上街都要带一帮狗腿子，老百姓让路慢了还要挨打挨骂。共产党的干部就大不一样，马县委天天参加劳动，脚手整烂了，不叫苦，不休息，真是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好书记。

像马书记他们那样蹲点与群众同甘苦的实事，的确是感人肺腑，动人心房，没有房间没有床，就在竹楼上用稻草垫铺，衣服穿烂了穿脏了也不误工，利用早晚缝补浆洗，脚手冻了冰口，磨烂了，抹点维尔肤，缠点胶布仍坚持劳动。

马书记对下级关心体贴，对工作深入细致。一次村公所召开干部（扩大）会议，使我这个无米之炊的伙食团长，很为难。他知道后就动员大家出钱暂垫。有一次邱秘书交给我一份长文通报稿，马书记见我有害怕搞错的为难表情，他就让邱同志直接向办公室传达。

马书记这次蹲点劳动，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和提高，使我后来能带病坚持工作。至今我和许多知情者一样，只要提起这位书记时，无不议论一番他的感人事迹。

108年前绥江之陆路交通

钟旭波

绥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居住，在彝、苗等族的先后耕耘下缓慢发展着，直到明代於今县城设平夷副长官司（绥江，故名副官村隶属永善县），才进入一个相对快速的发展时期。京铜航运、太平军之战使副官村之名得到了提升，区位优势又使之成为宜宾、屏山、永善、雷波、沐川、马边等地水陆交通的中转站。但是，就交通条件而言，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绥江仍然是一个只有一条“舟子狂呼行路难”^①的水路而无一寸公路的边鄙之地。108年前，（即1892年），一位名叫罗养儒的广西籍昆明人曾远游副官村，他的《纪我所知集》为我们了解当时绥江的交通状况及其他提供了很好的实录资料。

罗养儒，名继春、字兆熙，笔名问庐，古粤龙平畴士，广西昭平人。幼年因父亲罗守诚（字实夫）被云贵总督岑毓英延为幕僚，举家迁往昆明。他是清朝附生，后曾毕业于法人开办中法学校及云南省法政学堂讲习班，并在云南警察厅考取中医师，解放后任云南文史研究馆馆员。

罗养儒曾经两次到过绥江，在他眼里，“绥江为滇东北极边之县，自省城到绥江，路长二千里，亦等于省城到维西、中甸”。诚如他所言，当时自昭通赴绥江有三条道路：“一由大关益并渡直下川边，而横至绥江，此有十五日路程；二由永善（莲峰）经柏皮树、锅圈滩而至绥江，此须行十二日；三由大关分路，经木杆河，徒一大山林而至绥江，此亦须行十一日”。这三条入绥道路，罗养儒都寄有行踪，评价是：“中

以永善一路为最险，木杆河一路为最窈窕，盐井渡一路为平顺”。

光绪十六年(1890年)②，罗养儒侍奉父亲赴绥江就任副官分县厘金委员，走的正是他认为最为深幽的木杆河一路。从昭通至绥江，由大关分路后，共五宿站：

——第一站为大关脑。出大关城约二十里，走九十多个“之”字拐才到山巅。同行的脚夫休息了六次，脚夫称：“自下至上，实有四十五里”。山路两旁长满不及一丈高的霸王鞭②，排列整齐，至山顶全无，山谷中亦不见生长。

——第二站为黄果(葛)溪。途中有一条小河，渡过长十多丈的铁锁桥④行二三里，“转入一山槽，两旁俱是岩壁。崖脚下各有一出水洞，东西相对，参差只在三四丈，洞中出水俱涌，同注于涧中，流入铁锁桥下小河内，土人名此‘双龙洞’。路在西边出水洞上，仅尺余宽，草苔又滑，俯瞰湍流，雪浪翻花，水冲乱石，响声震耳，能不颤栗而过之，必定是常走此道而见惯不惊者”。

——第三站为高桥。出没深林茂草中，在深涧长峡里穿行。

——第四站为木杆河。在距木杆河三十里，有一山谷，周围十多里，四面山岭环列，坡上稀稀疏疏地长着杉树，林中多练雀。“练雀为飞禽中雅丽者，状颇类鹤，体则大于鹤，稍小于白鹇。头颈、背上毛青而带绿，腹部毛白如雪，双翼舒开，白质黑章，颇似鹤之双翅。后拖两匹尾毛如练，长约两尺，亦是白质黑章，则似锦鸡之尾翎，而宽则过之。叫声略似鸦鸣，却清脆而长，且喜在空中飞鸣。其飞鸣时姿态翩跹，不大似他鸟之翱翔，是径来径往也”。此处是练雀的乐园，或飞翔于空中，或栖息于树间，不计其数。秋季过此处

便有此鸟，大概是因为这里气候极冷，入秋即有霜雪，练雀喜居严寒之地。

木杆河是一大溪流，西边村落有近百户人家，依山傍水筑屋，连成一条长街。面山背水的房屋多是在溪上竖立木桩，然后架木铺板，楼下流水潺潺，窗外乱峰攒集于松山深处，夜枕清流而卧，极富雅趣。一觉天晓，开窗见对面山谷中，有上百只猴子相牵相连，分路而下，大猴在前，高约二三尺，小的跟在后面，高约尺许，走到溪边，排成“一”字型，俯饮溪水，秩序井然。用望远镜观察，猴分三种：青、黑、黄，青者居多，黄者稍次，黑的只有十几，各以类聚，没有丁点凌乱，喝完水，又分行而上，还是大前小后。店主说：“山中猴类甚多，每天早、午、晚三时，必下而饮水”。

——第五站为谢（细）沙溪。从木杆河出发，有八十五里路程。途中荒凉，并要穿越一老林。老林里全是罗汉竹，铺至五十里长，少人来往，只有春夏季有人来掘笋，每年产数千背，全部运往四川，制成笋干后又以“川笋”名义返销云南。老林是这一路的最高处，气候寒冷，秋后即能见雪，冬季更是大雪满山。走到一只有三四家人户的小村小憩，小村名曰福荫溪，村民言前途更加难走，山中多兽出没，不惊之便无妨。再走数里，有一长满竹林的山谷，接着又沿谷边而行。隔谷面望，无不毛骨耸然，一斑斓猛虎正慢步于草丛中，幸好谷深十几丈，宽四五十丈，昂首望了人群一眼，又低头慢慢离去，天地之间之一切生物，各具灵性，各有境界，“手不捺虫，虫不咬手”。

由小村再前行十余里，便到三江口。三江口惊于大山上突起之两个小山之间，有三户人家，一在山顶、一在山凹、一在小山脚下的一块平地上。入住山脚家，见一奇景：茅捺

前凝结的冰柱直达地面，近檐处周长有四五尺，然后分成数股，最大一股临近地面的周长也有尺余，细小者繁多。主人说：“此已凝结约一月有余。”夜间闭户，主人一再告诫熄火而眠。深夜，户外有狼嗥豹吼，据主人称，夜夜如是。借着月光从罗汉竹编成的墙中窥视，有三五只野兽在雪地里跳跃，看不清是豹还是熊。

天明又整装前行，三余人结伴，足以壮胆。两旁竹树萧森，冰凌遍地，风一吹，树上满枝满叶的凌条叮当作响，地上的冰凌团块象石英水晶，可取作玩物，人于其中，就象在琉璃胜景。过完这段冰天雪地后，要下一长约十六华里，极陡极险的高坡，其中有一大截还是挈沙坡，足夫都得拄着打杵，慢慢行走。下至山脚，再走二三里，就到谢沙溪宿站，此处有居民七八十家，都是瓦盖之高房大屋，而且有市场。

——从谢沙溪走两天，到绥江之石旮晃③，距绥江城六十五里。此处位于群山之间，有溪流，乱石林立，有十七八户，村后有山，高数十丈，峻峭直立，崖壁横陈约十里，如刀削成。在近村一里左右的山崖上，有一大瀑布由山崖缺口喷出，崖檐伸出两三丈，下则缩入两三丈，故瀑布如一飞索练直悬空中，没有依崖附石，不似它处。远望其高度大约有五六十丈，近观铺开至六七尺宽，注入溪槽，声势如万马奔腾，声闻于数里外。”逼近悬流，惊心动魄，数自夺神，冲击溪石之浪花有一丈高。此瀑“实开眼界之大观。”当晚在此投宿，旅店半在陆地，半压溪流，殊趣极！饭后月明，当窗而坐，对面悬瀑，更呈异彩，寒流为清辉所逼，似索练彩虹，变换离奇，莫名可知。而在月正当中时，悬流上尤现出一种奇异已极之景象来，惜余笔架，难以写出。”在这荒山野店，“而能得此奇观，非一幸事乎！”

第二天一大早出发，行约五六里，到一大石坡，坡上乱石森林，人从石林中穿插而行。坡下有清溪一条，绕坡脚流过，宽约七八尺，水非常清澈。溪上有一平桥，桥宽二尺余，以两条长近丈的青色巨石拼成，石面极平滑、极光亮，磨制有若干朵素色梅花，每朵如小孩拳头般大，五瓣分明。寨看四周，有平地数幅，隐约有断井颓垣之痕迹，也许此地古时必是一较大之村落⑥。再往前走，途中也有值得玩味之物，坐着滑杆轿夫一站接一站地快步穿梭，不久便抵绥江城。

罗养儒一行终于完成了经木杆河一路的行程。为择近而行，贸然前往，种种艰险、历历在目，虽得见众多奇观，“为人生幸而相值，然亦不乐再度重逢也。”

民国二年（1913年），罗养儒因事复至绥江。有了上次的经历，这次他选择了从昭通经永善而至蒙自之路。昭通至永善（莲峰），路线为二百余里，行程须五日。永善至绥江途中十分明显地体现了滇中隔里不同天之说，“前行十里、八里，是骄阳酷热，退后十里、八里，即大雪弥空。”永善每年一过霜降，便有大雪铺地，寒冷处伤中甸，往边一带酷热似元阳。九月某日从永善城（莲峰）滑杆前行，其时寒气凌逼，有下雪之迹象，出二十余里，天气便热，脱去皮衣，再走十余里，天气更热，只得更换棉衣，足夫指示若面山凹中的水蓐城，迷茫急忽，正在下雪。两地直线距离不过十里，却行出三十里。此时已能看见山下之第一宿站黄桷树。愈往下愈热，抵黄桷树时，日已衔山，着单衣，汗水还是潏潏下滴，村中人多赤膊，此间距县城仅四五十里一长坡，“气候之相悬即如是，盖由逼近江边，而又在山槽内也。”

从黄桷树经柏皮树、锅圈滩、桧溪等地，按站而行逐口翻高山，越峻岭，爬陡坡，绕深谷，根本没有平里、八里的

平坦大路。有时顺着江流，傍岩而行，路宽不过二三尺，有的不足二尺，而又高低不平，弯弯曲曲，每一转折无非二三十步，转折处必有凸凹，凸起处高至五六尺，低凹处宛如一陷坑，有一段险路，作如是起跌计有二十几处。许多地方，如黄龙滩，路之左面为大江，路高江面十余丈，滩声之响，如雷震耳；右为千仞石壁，似刀削斧劈。行人多侧身面壁，扶崖而过，石路硬滑，如若打滑跌倒，即坠江中。有钉铁掌之马，行经此地段，都是以一挽其笼头，一人拎其尾巴，以防打滑。“总之，此一路十分险极，十分难行，要至锅圈滩以下，路上始无大险处。行至锅圈滩，距绥江只有三日路矣”。

此路上的奇观，惟在柏皮树听店主说东去十五里有一应声洞，居于层岩下，洞门高过人，洞内空旷，洞顶有一窍直通崖巅，光线充足，洞有三拐，在其中一拐处，人说一句话或喊叫一声，声浪可折跌至五六次。

此次永善一路之行使罗养儒领略到气候的迥异，道路之险峻，故“改由屏山东去五六十里之洛东（今楼东），渡过金沙江，翻一大山而至横江，道循盐井渡一带回省”。罗说此路曾走过两次，也许第一次来绥江也是经此路回去的。走在这条古代著名的五尺道上，品味着滇川民风，经燕子坡跨越两省边界，过滩头、福禄溪、捧印村、盐井渡、梨山、吉利铺、豆沙关、大关、云台山、午寨、五马海回昭通。途中，详细考察了豆沙关之“悬棺”，即“焚人坟”，并进行了推度。养儒此行的结论是：“路途崎岖而不十分险恶，与从永善经绥江之路相较，则平易多矣”。

读罢罗文，对往昔绥江之陆路交通大为感慨，让我情不自禁涌起汉晋时期反映昭通山路艰险的山谣：“高山嵯峨，岩石磊落。倾侧萦回，下临深壑。行者坂缘，牵缓绳索”⑦。

108年后的绥江已经拥有“213”国道、绥水、绥南三条出县干道以及正在建设中的南团公路、绥盐公路和金沙江大桥，乘车到省城也只需一昼夜工夫。而今，因繁衍生息之开垦改造，我们是无论如何也观赏不到途中景物之大部，体味不到罗老先生当年的心境了。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反思之后付诸行动。

反思之一：百余年前的绥江，交通不便，何以闻名？：一是经济，二是文化。正如罗养儒指出，副官村为连接永善、大关、井桧、雷波、叙府之水陆码头，“烟户在一千六七，犹繁过于永善县城。”“副官文风最盛，永善之甲榜，副官能占十之七八，所谓孝廉公，常有四五人，出仕于外者，随时俱有二三人，是人才之盛也。”今天的绥江经济、文教如何才能迎头赶上？

反思之二：如何开发我们的资源，发展我们的经济？滇笋运往四川制成笋干，返销云南便成“川笋”，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不是仍然在做着类似的蠢事吗？西部大开发，千载难逢的良机，我们的回应是什么？须知，农矿资源初级产品的售卖往往可获一时之巨利，解燃眉之急，而遗憾于后。

反思之三：人与自然如何才能和谐发展？罗氏目睹之虎豹早已绝于我县，老熊、猴子倒还有几只，中村、罗坪、三渡还有几面林子，石卡啦大瀑布也还在，当前如何结合生态县建设保护好、开发好？石卡啦大瀑布，养儒断言可比黄果树瀑布，言之凿凿、不似溢美之辞，为什么缩小，埋名？此处即便不实，南岸芭蕉溪瀑布、官村瀑布、板栗三槽瀑布是有的，九老洞的深幽，罗汉坪、廿四岗的古村，峰顶山的秀美，珍珠坝的动人传说，金沙江的船工号子，罗坪、团结的苗寨风情……总是有的，我们何不咬紧牙关，举全县之力，

开发出一个又一个的景区(点),吸引一个又一个的“罗养儒”,推动经济跃上一个又一个的新台阶?

跨越108年的对话,作如是说。

注:

①清末本邑塾师刘伯庸《副官竹枝词》诗句。

②养儒记为光绪壬辰(十六),即1892年,有误,查《绥江县志》更正。

③霸王鞭为芭蕉科植物,不是养儒所说的仙人掌属,今县城小溪沟一侧崖上尚有。

④按:黄葛铁索桥,位于大关城北17公里的大关河上,始建于清道光18年(1838年)、同治年间复修扩建,长40米、宽2.5米。

⑤即中村三河坝瀑布,该瀑为绥江之最。位于三河坝。据《绥江地名志》,三河坝瀑布落差123米,枯水流量 $0.07\text{m}^3/\text{秒}$,洪流量 $3\text{m}^3/\text{秒}$,景色可观。

⑥铜厂角马沱。

⑦《水经注》引表休明《巴蜀志》。

吕靖舒遭牵“肥猪”的回忆

吕镜秋 口述 朱明先 整理

这是距现在大约七十多年前的事了，受害者是我三伯吕靖舒老人，故记忆犹新。

惯匪陈德方，手下二十多人枪，流窜于绥江、屏山地面。二十多土匪中，有部份是绥江人，一个姓李，浑名叫“白毛猪儿”；一个姓谢，绰号谢二麻子，是谢二铁匠之子；一个是杨升阶的儿子，人称杨蛮子。靖舒三伯是未分家的大家庭，共有好几百石租子的大绅粮。白毛猪儿等土匪早就想打他的主意了，就是要牵他的“肥猪”（绑架勒索）。结怨的起因是：政府通令拍卖关公庙产时，三伯买下了庙产，白毛猪儿家就住在这个庙里，三伯既买下了庙产，这白毛猪儿无疑要搬走。因此，白毛猪儿就记恨在心，既想敲诈钱财，又想得到报复。

大约在民国八年（即1919年）夏天，正值金沙江洪水时节，河水淹到神仙街。那时正是川滇两军交征之际，金江码头封了渡，所有渡船全靠绥江码头，绥屏两岸人民无法往来。这段时期滇军杨明垓营驻扎在县城的南华宫。白毛猪儿公然在驻军的眼皮下，干起了绑架勒索牵“肥猪”的罪恶勾当来。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近半夜，在平夷司黄桷湾码头的白毛猪儿，凭个人水性好，把手枪衔在嘴里，衣服绾在头上，冒着满江洪水，泅渡到绥江码头上来，悄悄地偷了一只渡船泛回平夷司。而后把他的二十余个土匪渡过河来。趁黑夜砸开了靖舒三伯家的大门（他家住在上横街，大概是现在工商管理局宿舍位置）。三伯闻声就急忙逃出窗外，但后面是陡岩，